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拉美散文经典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上海

拉美散文经典

冯国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五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冯国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

北京市平谷县玉富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15 字数:3145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312-1365-6/I·321

定价:9200元(全118卷)



目 录

墨西哥

古铁雷斯·纳赫拉

日落 (1)

我的最后一篇文章 (6)

亚马多·内尔沃

旅欧散记 (10)

利萨尔迪

《〈癞皮鹦鹉〉前言》 (24)

马利亚诺·阿苏埃拉

欢迎罗慕洛·加列戈斯 (30)

雷耶斯

阿拉孔其人 (32)

奥克塔维奥·帕斯

大自然的颂歌 (35)

向阿尔贝蒂致意 (38)

布纽埃尔的哲理电影 (41)

胡安·鲁尔福

纪念《佩德罗·帕拉莫》出版三十周年 (47)



拉美散文经典

传统与突破	(52)
回忆与怀念	(60)
我为什么不写作了	(64)
卡洛斯·富恩特斯	
鲁尔福，最后一位小说家	(67)
亚伯·克萨达的箭	(71)
胡利奥·科塔萨尔	(78)

古 巴

何塞·马蒂

美洲古代人类及其原始艺术	(86)
给妹妹阿梅莉亚的信	(91)
可敬的卡萨斯神甫	(94)
关于美国的真相	(104)

尼古拉斯·纪廉

布达佩斯	(109)
专业作家致力新闻	(113)

阿莱霍·卡彭铁尔

安德烈·马松：他的丛林和鱼	(116)
小说家的社会作用	(121)
趣闻轶事	(137)

埃贝尔托·帕迪利亚

我所了解的卡彭铁尔	(141)
-----------------	-------



尼加拉瓜

鲁文·达里奥

- 笑声 (149)
在智利 (151)

危地马拉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 危地马拉 (164)
堂吉诃德主教 (172)
拉巴斯：山峰和山峦 (176)
玻利维亚印象：土地、太阳和十字架 (180)

哥伦比亚

西尔瓦

- 莱翁神甫的伞 (183)
致巴勃罗·艾米利奥 (187)
缪斯的抗议 (190)

爱德华多·卡瓦列罗·卡尔德龙

- 迪巴科克日记 (193)



拉美散文经典

加西亚·马尔克斯

- 与海明威相见 (202)
- 我的作品来源于形象 (208)
- 需要一位作家 (218)
- 坡的生平与小说 (221)

奥托·莫拉莱斯·贝尼特斯

- 一位作家的自述 (225)
- 纪念萨宁·卡诺 (233)

委内瑞拉

特雷莎·德拉·帕拉

- 给陌生朋友的两封信 (237)

奥特罗·西尔瓦

- 谈谈卡彭铁尔 (241)

秘 鲁

塞萨尔·巴列霍

- 别了，博尔赫斯 (246)
- 艺术杂谈 (251)

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

- 文明与须发 (257)
- 画家佩托·鲁蒂 (263)



巴尔加斯·略萨

加缪与文学····· (267)

乔伊斯的都柏林····· (272)

厄瓜多尔

胡安·莱昂·梅拉

壮丽的山河····· (281)

巴 西

马里奥·德·安德拉德

杰出的音乐家····· (290)

若热·亚马多

巴西是一个混血民族····· (296)

奥·弗·斯密特

上帝睡着了····· (299)

智 利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致墨西哥妇女····· (302)

母亲之歌····· (305)



拉美散文经典

墨西哥印第安妇女的身姿	(314)
巴勃罗·聂鲁达	
服饰的妙用	(317)
诗人不是弃石	(322)
我们伟大的兄弟马雅可夫斯基	(327)
同样面孔的两帧相片	(330)
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	(332)
拉托雷、普拉多和我自己的踪迹	(338)
远方的生活	(359)
马德拉斯，水族馆巡礼	(362)
归来的温馨	(366)
诗的短句和长句	(369)
我承认，我历尽沧桑（节选）	(372)
何塞·多诺索	
影子	(378)
豪塔贝切	
海上的旅行者	(383)
爱德华兹·贝约	
城市的车辆	(389)
克劳迪奥·德·阿拉斯	(392)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我的回忆	(398)
------------	-------



- 我这样写我的短篇小说…………… (446)
- 埃内斯托·萨瓦托
- 为肉体正名…………… (456)
- 灵、肉、文学…………… (458)
- 一位作家的自白…………… (459)

乌拉圭

- 何塞·恩里克·罗多
- 坚硬的荒原…………… (467)
- 航船…………… (471)
- 奥拉西奥·基罗加
- 在法庭上…………… (474)

巴拉圭

- 罗亚·巴斯托斯
- 年轻的英雄…………… (478)



墨西哥

古铁雷斯·纳赫拉

日 落

你见过这几天的日落吗？要描写它，一定用欧亨尼奥·佛罗门丁的美丽的颜色；一定用火红的语言；琥珀色的语言；金黄色的语言；一定用光辉灿烂的语句；这样的语句像沙沙作响彼此映衬的树叶，像黄昏降临时的鸟儿一样歌唱人的情感。

太阳，像伟大的悲剧作家们那样，擅长于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死去。我发现它落入大海大洋，它像暴怒的大力士从高耸入云的山巅抛下来的巨大的金币一样落下。我看见它像至高无上的君主那样雄伟、那么威严地沉没大海的波涛。有时，它像情意缠绵的年轻诗人那么郁郁不乐、徐徐地和大家道别，然后消失了。这时，天空好像一片蓝色的湖泊，云朵像洁白的刺绣和金黄色的薄纱荡在昏昏欲睡的波浪上。在其他的日子，它像受



了重伤，流着鲜血，沉入紫红色的大洋。有时候，它是自杀，跳入大海，不过一瞬间。有时候，它非常平静，缓缓地死去。死前，它常常恋恋不舍地望着月亮；月亮身着素衣，升上天空，也像害羞似地躲到山背后去，免得看见黑色的巨人手持闪电之剑吼叫着从东边升上来；他们是来偷天火的泰坦，是月亮的敌人！

当太阳高兴时，它可能任何人看见它会死去，它会闭眼不看敢于把目光盯着它的人。不过，在这几天的黄昏，它允许我们人类观看它，它收起它的光芒，把光芒包裹在一块不透明的胶层里。

你们看啊！它仿佛不是在降落，而是在上升。它像一个美丽的红气球，站在城堡平台上的一位小王子此时正牵着它的线。但是，忽然，气球里的气体开始漏出，气球慢慢瘪了，飘飘忽忽地朝树林的树上掉下来。它掉下来了！要和树叶混在一起了！结果它悬在了那棵尖叶落羽松树枝上，破了，暗淡无光了！星斗是清白无辜的，它们见了气球非常高兴，特别是当气球像太阳那么大、迫不及待地升起来并且睁着大大的、有着金黄色睫毛的眼睛看望的时候。但是气球被划穿了，它消失了！

大家要是不能远离城市，就请在这个时间去改革大街走走吧！没有注意城市都在向西部发展吗？因为城市是可以行走、变动、甚至可以出去换空气的。跟所有城市一样，墨西哥城同样也在向西部发展。再请看看巴黎吧！两千年前，巴黎位于圣赫诺维瓦山西北坡上，今天在那里仍然能欣赏特尔马斯·德·胡利亚诺小城。再后来，它顺着太阳转动的方向渐渐向下发展，最后到达博洛涅森林，之后又慢慢地向圣克卢镇发展。伦敦、



圣彼得堡、柏林、维也纳、列日和都灵一样，现代的一切大城市都像古老的城市一样变化发展。你若要是想叫我举个古城的例子，庞培就是一个。

为什么都向西发展呢？巴黎，可以说是沿着塞纳河发展；不过伦敦的泰晤士河的流向却恰恰与此相反。弗拉马里翁的说法好像更正确些，他说城市是趋光的。生灵是追随天体之王的。天体之王是生灵之父，是它教会生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生命是温和的，生命之父走到哪里，它跟随到哪里。穷人、痛苦者、干活的奴隶、只见过大烟囱冒出的烟雾的人，都向东走。有钱人、幸福的人、无忧无虑的人和命运的宠儿却向西行。由于他们腰缠万贯，在高贵的爵位，属于太阳宫，他们就追随着太阳。在日落的西部，还有美丽的散步场和娱乐处。生命和文明好像由太阳指引着前进。

墨西哥城仿佛渐渐摆脱和远远离开了征服者们给它安排的地方。它走向了它想去的地方，这是正确的，因为那一定是它的位子。它向西发展着，花儿似乎更美丽，好像穿上了化妆舞会的异服。干净的流水奔流跳跃，仿佛对忍受着酷热的空气说：“来，凉快凉快吧！”街道更宽了，这意味着它变成了越来越澎湃的人流的河床。弯弯曲曲的小街陋巷被甩在了后边，它们是为受苦受难的人而建，为黑夜的抢劫行为而建，它们好像被遮掩着，它们的修建似乎特意是为了让人们相信和证明油灯或油捻灯的确是照明用的。那些低房矮舍也被抛在了后边，它们像一座座牢房，被疾病支配，面朝街的墙黄黄的好像得了黄疸病，门是墨绿色的，门里头的走廊黑乎乎。由于担心下雨，厌恶清扫，也许是为了装作有卡宾枪或滑膛枪以便用来威胁敌对的印第安人，所以坦平的屋顶装备着槽沟。A形的附属建筑



——像一个坐着做玉米饼的女人，与只有一个阳台的矮房屋——像锅一样，也被甩在了后边。在下午的太阳照得到的地方，房子虽然豪华，却穿着细棉布和薄洋纱衣服，不过这些布料凉爽宜人；主人把水牵到平屋顶上，然后顺着细水管流下来，流进了浴室的大浴缸。玻璃窗上装着百叶窗，阳台的栏杆上环绕着钟状花。树木长大成老树后就成了老色鬼，它亲近那些姑娘们，对她们大献殷勤，再也不想寻找东部的满脸点子的胖处女。后来，阳光离开了那些客厅，它在那里访问了许久，因为它很喜欢那样的地方，文明传到了那里，光芒照到了那里，生命也延伸到那里去！

在改革大街上，房屋在以多快的速度发展啊！城市在怎样抛弃穷人啊！城市就像高雅的夫人，闻着香气，提着裙子匆匆地离开教堂。茛苢生长在拉·梅塞德，鲜花生长在圣科斯梅。假如在东部的居民区是小篮子，在西部的居民区就一定会变成大篮子。无疑，墨西哥城会和塔库巴亚连结在一起，后者像未婚妻等着手拿花束、胸前插着玫瑰的未婚夫一样虔诚的期待着前者。不仅是高贵的马车向西走，雕塑也就向西走，艺术也向西走，好像在逃离远在东部的、很靠东部的圣卡洛斯科学院！

请大家去享受改革大街上那美丽的日落，或者大清早趁着热浪还没有高声讲话的时候到那里去。清晨，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经常光临那条大街。商人也骑马到那里去呼吸空气，免得在黑暗的店堂里憋死。

外交官坐着四轮带篷马车或者红轮子轻便马车也到那里去。女骑手穿着黑色的长衣服，戴着飘动着蓝丝带的帽子也到那里去。富贵人家的高贵的狗戴着闪闪发光的钢脖圈和钢链子。女人们披着散发，笑容可掬、面色红润地从蓄水池边回



来，才到来的小姐胸前抱着一大束含苞欲放的玫瑰花。一位英国老人在一条长凳上看报。在街心，拉着一只巨大的水箱的车子喝足了，喝醉了，像淋浴似地把水喷在干燥的土地上。

每天下午，塞佩塔咖啡馆划的条状小地块好像脱离了巴黎林荫大道。落日的余晖仿佛为喝完最后几杯酒兴奋地去睡觉一般争着酒杯，付钱时把啤酒看成了黄玉，把白兰地酒看成了黄金，把洋艾酒当成了祖母绿，把红醋栗这种最纯净的饮料看成了鲜红色。

女士们为什么不下马车？一些男士为什么单独坐着马车旅行？他们是让我们看见他们吗？我们不想看见他们。难道他们没有朋友吗？他们很愿意带着虚荣心独来独往吗？他们如果是诗人，喜欢想象的人，为了找到孤独和安静，那就让他们到森林中去吧！

笼罩着金色粉尘的美人儿坐着四轮马车和双座四轮的篷马车走过，直到红色的太阳挂在尖叶落羽杉的树梢上。眼瞳熄灭了，但是电灯却亮了。



我的最后一篇文章

有时，当我像划船苦役犯拿起桨一样拿起笔来的时候，我这样对自己说：“我的最后一篇文章会是什么呢？可能在我刚刚写下题目或某篇文章的开头几行时，死神就会突然到来。那篇文章将是什么呢？”

我对这样的陌生儿子非常疼爱，他那么小，我就把他单独地抛下了。我真想对他说：“这不是我的过错，是死神把我从你身边抢走的！我很愿意像看到你的兄弟们那样看见你在世界上四射光彩。但是在我离别之前所能做到的只能吻一下你的额头，就像一位父亲亲吻睡在摇篮里的儿子的金发或黑发，去迎接格斗，去死一样。”

也许死神能同意我读一遍我的文章，我将在病中写它，写作时被那种模糊的痛苦——它像已经逼近的、死后永生的灵魂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是必须挣每天吃的面包，我一定要写它，可能文章写得很巧妙，很尖锐，也许会引人捧腹。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很直率，很直率引得某些心地善良的人落泪。最大的可能是，文章写得很拙劣。但是，不管怎样，这个想法总缠绕着我，文章到底是怎样的呢？

看来，因为命运的安排，一个人总是开始做的事情多，真正完成的事情却很少。只有生命是真正有始有终的。我们自以为已经完成了一部作品，一本书，而重读时却发现我们的智力



只前进了几步，作品像总是迎着太阳行进的人的影子一样甩在后面。一种不可抗拒的创作欲望，一种获取知识的巨大渴望，鼓舞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但是那些在偶然的相遇、在隧道的阴影里孕育的孩子生下来是虚弱的。后来我们会感到惭愧。我们爱他们，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感到遗憾，默默地希望把他们隐藏起来。但是，我们深信，它们是不可能长得很潇洒的。

这股生产的热情，这股把我们的智力的孩子推向世界的欲望，随着生命的增长而增长。据说，死神在召唤，并且对我们说：“嗨，你快点！”于是我们把目光转向身后，看到了我们的怪癖和我们的准备产生的儿女，因为羞愧，我们把它们藏在了写字台的秘密的抽屉里，直到我们对这些受到轻视的可怜孩子说：“你们快出来吧！你们的衣服很寒酸，可是没有时间为你们去买新衣服，我们会在临终的床上再认你们的！”

维克多·雨果在生前最后几年，收集了许多诗歌的片断、柱基、孤零零的方底座和柱头及始终没有完成的宏伟建筑的一切零散的部分。

诗人觉得需要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的才智的很重的价值，而且有分币。就如一个赌徒，当他把钞票、金币和银币输掉后，他会掏他的裤兜儿，如果找到一个小钱，就会把它赌在轮盘赌的某个号码上，他急不可待地想把一切输个精光。

在某些情况下，假如我们有力量重新开始生活，那么我们会觉得生活是美好的。如果不能吸取生活的教训，那是不幸的。但是，列车在前进，车站被甩在后面。生活就像一列快车，不会在任何地方终止。对感到搂着他的腰的双臂在慢慢放